吳美樂奏馬勒李斯特樂曲

吳美樂聯同友人下月舉行音樂會

張志偉攝

【本報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音樂顯才華」系列將獻上「吳美樂與友人音樂會」，適逢今年是李斯特和馬勒的紀念年，音樂會將向兩位偉大的作曲家致敬。

音樂會上，本港鋼琴家吳美樂將聯同小提琴家何紅英、英國中提琴家蘇菲・倫蕭、德國大提琴家沃爾夫剛・紐斯蘭，演奏馬勒一首甚少演奏的室樂作品《鋼琴四重奏》。這首樂曲寫於一八七六年，當時馬勒仍在求學。

吳美樂還會演奏李斯特作曲、法國作曲家聖桑改編的交響詩《奧菲歐》。李斯特的原作爲一首管弦樂曲，是他在看過葛路克一齣歌劇以及巴黎羅浮宮中一幅繪在花瓶上的畫後，觸發靈感寫成的。此外，吳美樂與友人也會演奏李斯特作曲的《匈牙利狂想曲——佩斯狂歡節》，此作品具有匈牙利傳統特色，李斯特在匈牙利出生，被尊爲民族英雄。

吳美樂曾獲鋼琴名家貝利慕特（拉威爾的門生）賞識，讚她爲「同輩中天分最高的鋼琴手」，拉威爾的音樂作品亦成爲她的音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吳美樂曾在歐洲與小提琴家曼奴軒合奏，曼奴軒讚她的「鋼琴演奏有迷人的詩意」。她也曾在亞洲區莫扎特二百周年紀念鋼琴比賽中獲勝。

何紅英自小學習小提琴，曾在內地和海外多次獲獎，她曾是曼克頓弦樂三重奏及曼克頓鋼琴三重奏的成員。一九九五年，她加入洋紫荊鋼琴三重奏，也是香港城市室樂團的團長。她現任教於香港演藝學院。

蘇菲・倫蕭是室樂自由演奏家，經常與德國現代室內樂團、倫敦小交響樂團、作曲者組合等樂團演出，獲得好評。沃爾夫剛・紐斯蘭是曼克頓弦樂三重奏的創團成員，曾與該樂團及其他樂團到世界各地獻藝，紐斯蘭不單演奏室樂，也曾在德國、倫敦和香港爲樂團的協奏曲音樂會擔任獨奏。紐斯蘭自一九九一年起，先後在德國、智利多家學院及香港浸會大學教授室樂及大提琴。

「吳美樂與友人音樂會」於十二月二日（星期五）晚上八時，在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行，門票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查詢請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一，或瀏覽網頁 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Programme/tc/music/000002b2.html。

澳洲土著藝術亮相東莞

油畫生活照族譜等顯獨特魅力

【本報訊】記者黃仰鵬報道：「土地・身體，我們的土地・我們的身體——澳洲土著藝術展」正在廣東莞城美術館舉行，六十五件原住民藝術家油畫作品、數千張澳洲原住民的生活照、族譜等，透過數碼立體聲裝置及投影設備等方式策展，原汁原味地展現了澳洲土著藝術的獨特魅力，也讓觀衆更加了解當地原住民複雜而深刻的文化、宗教信仰及風俗。該展覽在中國七個城市巡展，是澳洲在中國舉行的最大規模的原住民藝術展，也是今年「澳洲中國文化年——暢想澳洲」的重要項目之一。東莞的展覽展期至本月二十七日。

▲Gary向觀衆介紹原住民生活照 本報攝

▶策展人Gary為觀衆介紹作品《卡瑞里瓦拉吃恰樸恰樸的水蛇》 本報攝

圈點構成典型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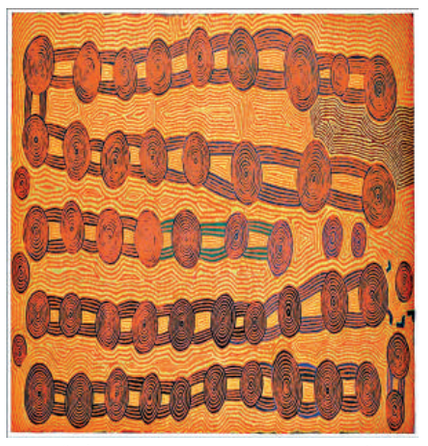
澳洲土著藝術是世界最古老的藝術之一，也是世界上被最多人認知的土著藝術。如今，許多澳洲原住民仍以傳統的遊牧方式生活，不斷創造自己的藝術。此次展出作品包括六十五件原住民藝術家用丙烯顏料創作的油畫作品、數千張原住民的生活照、當地家族族譜等。從展出作品中可發現，澳洲土著藝術最典型的風格就是圈點，這些將圓圈、線條和點子圖案結合在一起的畫面，通常象徵着土著民族的一種神聖儀式。澳洲策展人Gary表示，「點子畫」以奇妙的構圖、鮮艷的礦物質色彩，不但表現出了土著人生活的秩序感以及他們對大自然的敬畏感，而且是一種神聖民族感受的呼喚，起到構建新的民族認同感和集體記憶的作用。

作品《卡瑞里瓦拉吃恰樸恰樸的水蛇》（布上丙烯聚合物）表現了兩條神話中的聖蛇棲息吉本大沙漠創造「夢幻時代」的故事。作品中央主題圖案的聖蛇代表土著儀式，放射狀的同軸圓圈表現土著婦女們爲儀式採集食物的生活場景。作品的內容糅合了神話中「夢幻時代」的歷史和生活體驗的內涵，兩者由生命的意象和宗教儀式的沿襲而交融爲一體。

宗教神話融入畫中

作品《瓦南的七姐妹》則敘述了藝術家的出生地瓦南的一個宗教故事——七姐妹的夢幻之旅。七姐妹穿越沃伯頓山脈北部及南部，兩個旅程中的故事都是圍繞七姐妹們穿越山區，被老人于拉追隨的事件而展開。七姐妹穿越途中在廣闊豐饒的鄉野舉行宗教儀式，創造了地上的景觀並賦予其豐富的含義。這讓人們與藝術家的視野產生交融，啓發無窮的想像。瓦南附近郊野的一草一木、岩洞山陵、突兀岩層都一一見證了這一夢幻傳說，驗證了「夢幻時代」創造英雄的存在。一系列的粉紅色半圓圈圖案代表七姐妹們的營舍，這圖案和色調使作品層次交錯又顯得和諧統一。

展覽期間，澳洲策展人Gary不僅親臨現場導覽，還親自輔導觀衆進行澳洲土著藝術體驗，觀衆可自帶玻璃瓶、卵石、鐵盒等，在策展人的帶領下繪出各自眼中的澳洲土著藝術。



▲《青加里尤爾帕里拉男性》以圓圈和線條構成豐富的畫面

▲觀衆駐足觀看澳洲藝術展的油畫作品 本報攝

▼《瓦南的七姐妹》表現一個宗教故事

▲《洛烏特加拉的兩個神話女性》圖案複雜色彩鮮艷

小公園

責任編輯：李 淼

南丫島

笑語風雲

雲家洛

感覺是奇怪的事，有些地方，不喜歡就是不喜歡，例如南丫島。

作爲一個住處，南丫島距離中環只是半小時船程，總算是小島風情，綠嶺藍天，旺中帶靜；作爲一個郊遊熱點，它的可取之處，也是接近市區，它的山徑易走，坡度很小，南北相連，全程只需個多小時，適合家庭樂，中途有豆腐花、有風車教育站，而且終點站有海鮮酒家，可以立刻把剛消耗掉的卡路里超額補充回來，抱着更大的肚腩坐船離開。

南丫島最煞風景之處，是發電廠如影隨形，它的三條巨型煙囪，撐起半邊天，任你藍天白雲青山綠水有多麼溫婉多麼壯麗，那「三支香」毫不客氣，畢直地頂着你的眼簾；最滑稽之處在島上的沙灘洪聖爺灣，弄潮兒嬉水日光浴，三條煙囪就在眼前，如此景緻，要令自己舒懷，需要一點道行。

就近市區，山野人多喧鬧自是難免；恕我與南丫島無緣，島上的村落不覺有何特別風味，既遊客化亦雜亂無章。沿路看見很多拿着導遊書的內地遊客，這裡交通方便，半日遊畢，「成本效益」高，但我很想跟他們說，這裡不是香港最美的郊野，差很遠呢！

當然，你總能在小徑上的角落，避過發電廠向你打招呼；走小路，也能避過人潮。不過，當半路的豆腐花不好吃，終點站的海鮮餐又貴又普通，就只有黃昏的燦爛夕陽，能彌補沿路一點一滴的缺失。

巡視業務

南墻集

阿 濃

每次回港，到各大書店看看，了解一下書市情況，包括自己的書，獲得怎樣的待遇。我戲稱爲「巡視業務」。我看到書店的面積越來越大，都是財雄勢大的集團經營，不少小書店悄悄地從市場消失了。話題書如司徒華的《大江東去》，蘋果教主喬布斯的自傳，與電影同時推出的九把刀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每一間都放在當眼位置。書的版本有趨大趨厚現象，但用的是輕磅紙，厚而不重。不止一間書店把書用膠紙包起來陳列，減少損耗，但由於看不到內容，降低了購買意欲。

我的書不是每一間書店都能找到，我當然感到遺憾。背後的原因不想推測，只怪自己的書不夠暢銷。

卻也有幾間大書店把我的書集中在一起，便利讀者找尋。在此僅向書店門市部負責人致謝。

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說，一些書店本身兼營出版，而且是大出版社。自己出版的書當然擺放在最佳位置。其他出版社的出品，如果是具競爭性的，可能會受杯葛，或擺放在不利位置。在書店佔不到有利位置的小出版社，只得另想辦法。一間專出親子教育的出版社，舉辦一個又一個講座，場內售書，成績不錯。阿濃的書不少由學校集體訂購，要感謝向學生推薦的老師們。

李黎的童年

紐約抒懷

王 渝

十一月的《萬象》刊載了一篇李黎的《我的南台灣童年》，我饒有興味地細細閱讀，好像是在用心地補課。我們兩個性格迥異的人，卻是傾蓋如白頭，一直維持着親密的友誼。但是我們的交往都是活在當下，很少談及彼此的過往。我們曾一起忙着編輯幫助此地華裔孩子學中文的《小讀者》，她又畫插圖又寫文章。緊接着我們都捲進保衛釣魚台運動，轟轟烈烈遍地開花式地辦刊物、排戲、舉辦座談，我們各忙各的，但是經常串聯，有時每人帶了睡袋到某家徹夜長談。再後來我主編《美洲華僑日報》副刊，她更是大力支持。

李黎這篇回憶童年的文章讓我看到小李黎在楊楊米上快樂地翻滾；上小學的李黎滿臉疑惑地面對「花柳科」，大人都板着臉不給答案；人來瘋的小李黎抱着喜歡的阿姨叔叔的腿不讓他們回家；敏感多幻想的她，曾在暗夜醒來看到鮮艷美麗的小花從蚊帳頂落下；五六年級時她開始畫連環圖，創作悲哀的愛情故事。讀着這些片段，我眞想把小李黎一把攬進懷裡。

她出生在我的故鄉南京。我們同年同月離開南京，幾乎又在同一時段抵達台灣的基隆港。我們的父親當年都任職於南京的中央政府。她和我早就該認識，卻在大動亂中彼此錯過，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才在美國相逢。

樂觀

舒 非

那天一邊走路，她一邊對我說：我這雙手送走的，已經有十個人！」然後一個一個數下去，丈夫、母親、父親、公公、婆婆、舅父、舅媽……，聲調平穩，聲音很平常，好像在講別人的故事。我轉過臉看看她，還是看到一臉的笑容。她最後跟我說：「看相的說我只活到六十二，我對朋友說，你們要打牌請快，剩不了多少年了。」我想安慰她說江湖術士的話如何能作準，但她講得輕描淡寫，根本無須我多加安慰。講給老爸聽這個故事，目的也是希望老爸樂觀堅強。一個人在病中，有什麼比身心樂觀更加重要？像這位親手送走一衆親人的同學，經歷那麼多，身體狀況又不佳，如果她一天到晚愁眉苦臉，日子不是更加難過？可是她生性樂觀，我們都看不出她要長期打針吃藥。

樂觀是先天的還是後天培養的？我看兩者都有。有的人天性樂觀，天塌下來也不當回事。有的人一天到晚發愁，無病呻吟，有病更加呻吟，叫苦連天。

樂觀天性，用今天的話，就是正能量。

采蘋

到醫院看望病中父親，特地給他講舊同學的故事。

我和這位同學，名字中有一個字同音。我仍記得她小時候的模樣，臉圓圓，常笑容滿面。這次重逢，已經是四十多年之後了，一樣是臉圓圓，一樣是滿面笑容，看外表誰也不曉得她經歷那麼多。

生還是醫死

生命特寫

葉特生

一位名醫說過：科技發展到今天，醫生最大的問題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不是每個病人都能救，遇到不能救的病人怎麼辦？要他像植物人般活下去容易，這樣的人，生不如死，活着有何意義？

醫生最新的挑戰不是叫人歹活，而是使人平靜安詳地一路好走。這與以救人爲天職的傳統醫學概念有悖。今日的救人技術已經發展到極爲精確，心臟不好可以裝循環輔助器，肺臟不好可以裝呼吸器，肝臟不好可以血漿置換，或是輸入冷凍性新鮮血漿，骨髓不好可以輸血，免疫不好打抗生素，即使是垂死的病人也可以撐很久。

一個老人家裝了個人工心臟，但機器太大，很不方便，到哪裡都要拖着那龐然大物，後來寧願天天躺在床上，心情不好，得了重度憂鬱症，七個月後中風死了。這些活着的日子，沒有一天好過。科技已發展到即使沒有心臟，也可以暫時維持生命，就是裝上一種體外維生儀器，台灣譯爲「葉克膜」。靠這號稱爲「葉醫師」的儀器，最高存活紀錄是一百一十七天。只不過，會看着自己的腳從下面一直黑上來，直到全身變黑，嚴重浮腫變形，清醒地看着自己慢慢死掉。有錢人總是花盡錢財求生，裝上葉克膜，命的確延長了，卻受盡肉體和心靈痛苦而死。

「高科技反而讓人不得好死」，這是那位名醫的感嘆。住在加護病房的病人，過世前平均體重多三公斤，不因心寬體胖，而是因爲各種儀器和藥物輸液入體內，導致身體浮腫，只爲了維持一口氣。醫生總是不願病人在自己手上失救，無論如何要維持生命。醫學院應該加開「生死學」，教導學生什麼時候應讓病人走，使他少受點折磨。人的命愈來愈長，但健康質素卻無法相對提高。既然如此，長不一定比短好。如果有這麼一天，我一定警誡家人，千萬不要勉強使我活下去。歹活不如好死，去得快，沒有痛楚，是最高境界。

磨練

傳媒按摩

黃子程

看熒屏上唐英年的答客問，常興感慨。一個人的說話能力，不該是天生的，而該是靠後天的鍛煉，唐君的口才，究竟是當衆演說少，還是思路上有所阻滯所致？不知道。

《說難》作者韓非，據說文采風流，說話卻是期期艾艾，是不是自少埋頭讀書，沒機會跟人辯說？英國王室有喬治五世，電影說他年少時在宮廷生活中受到壓抑，以致形成心理障礙，無法當衆把話說得流利。眼前國際政要，說話無畏無懼，神情坦然自若的，當數美國總統，說到底，美國教育中，論辯及公開說話表達己見，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項目。再加上，總統競選期間，要四處演說拉票，口才不濟，注定敗陣。

香港教育雖說考試中的中文一科，有講話能力的考測，然而，香港教育培養出來的社會精英，一對着公衆說話，還是叫人失望的居多。

筆者在大學教書，從來視說話、寫作、思考，三者關係密切，甚至稱之三合一——隨時在課堂上要學子表達己見，亦鼓勵學子對學科提問及質疑。我甚至聲明：只有把所學的清楚地用說話講得出來，那才是自己的學問，單靠記憶資料和理論，而不懂將之演繹闡釋的話，都是死的學問。玉不琢，不成器，公開表達自己，是要磨練的。

熟悉的陌生人

雅俗坊

姍 而

近年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不少熱衷於聚會見面、建立網站、集體旅行。內地女五十五歲、男六十歲的退休年齡，讓很多人有錢有閒有心情進行集體懷舊。見面嘻嘻哈哈，宛如回到青年時代。找回青春的感覺，可說是人生一樂。

參加這類活動多了，漸有了新體會。

雖是昔日同窗舊友，但在社會特別是開放改革的幾十年中，各人際遇經歷有很大不同，歲月已然把許多人變成了另一個。有的人從外到裡都成了另一個人。其想法其生活其爲人的態度，都由熟悉變得陌生。外貌上雖還能找出昔日影子，但上述諸項都已不似往昔，有的如同陌生人。和陌生人說話也就是東拉西扯，敏感話題點到即止。即使是話語滔滔，掏心掏肺的眞誠卻不多見。

自有這個體會，便對這類活動興趣不大。一怕耗時間，二怕耗精神，三怕面對打哈哈而言不由衷的尷尬。所以收到邀約不表熱心，大抵是怕和熟悉的陌生人在一起的感覺，尤怕原有的印象轉爲負面甚至惹起厭惡。對人印象破滅的惆悵和失落叫人不舒服，還不如就讓故人永遠生活在昔日美好印象中。其實我視他們爲陌生，他們眼裡的我又何嘗不陌生呢？硬着頭皮將就赴會，不如坦誠說「不」。

也有的同學朋友多年未斷過聯絡，彼此的近事遠事未斷過交流，也還能肝膽相見，相聚見面說說道道，那就眞是有益身心了。

相親大會

東風西風

關 平

談起上海剛舉行的「萬人相親大會」，據其他媒體報道，「萬人相親大會」是在郊區松江的泰晤士小鎮舉行，到場人數達二萬人。舉牌自我介紹的青年男女當然大有人在，態度大方開放，還見現場主動結識異性，也不避接受電視台訪問。不過，進場的卻大多數是家長和親友，代人相親的遠比親自出馬的多。可見雖然有不少青年男女態度開放，但大部分仍然低調，不想公開自己想結識異性談婚論嫁的意圖。

主辦當局又叫這個活動作「上海市首屆婚戀博覽會」，吸引不少婚姻介紹機構到來爲辦顧客登記，現場派出什麼婚姻大使、摩登紅娘，也增加了熱鬧氣氛。我對「婚戀博覽會」這個叫法甚有保留，如果目標顧客是待婚的男女和家長，叫「相親大會」準確點，還未見面，初次認識，距離「婚戀」仍遠。如果目標是宣傳婚姻介紹機構，不如改叫「婚戀服務博覽會」更爲貼切。

上海的家長似乎對子女的婚姻特別着急，我曾經幾次周末途經人民公園，都見到公園一角有「相親小會」，一大群中年老年人拿着紙板，介紹自己子女的年齡、學歷、工作和收入，也列明徵友徵婚對象的條件，目的都是爲子女物色對象。「相親小會」每次聚集過千人，甚爲熱鬧，遇見合適人選資訊，連忙上前答訕，交換通訊辦法。像是老人家自己相親，多於爲下一代操心。